序

歐序 一

歐陽文忠公文選

H.H.M.U CHINESE LIBRARY

序

昌黎殁三百餘年而廬陵歐陽永叔出永叔時有宋受命七十餘年矣士氣弱而不振論卑而不尊政治漸睹清平之化而文章猶仍五代之瀾永叔出始與

天下力矯之士大夫始咻焉卒
師焉一變而趨通經博古之業
方其以一人挽天下之頹如提
孤軍進薄堅城之下其以天下
遵一人之道如逢大敵肉袒牽
羊以迎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

成夫天下能文之士不下數千
人然卒如好音之過耳榮華之
飄風不踰時而散且沒矣永叔
之文獨宗於當時尊於後世何
哉夫人亦顧所自立何如耳藕
子瞻有言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
遷夫子非能知永叔之文知莫
如子瞻因子瞻之言而愈以知
永叔之文也梓其文計十卷凡
讀之者皆當聳然如望旄頭之
塵聽屬車之音因以追風雅之

遺耻新奇之弊則永叔之志也
夫選永叔之文之志也夫

鹿城徐開雍題

如子瞻則子瞻之言而愈以知
永叔之文也
鹿城徐開疆題

夫選永叔之文之志也夫
覽但譏奇之弊則永叔之志否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選目

卷之一

書䟽劄子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詔言事上書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包拯三司使上書

論水災䟽

論選皇子䟽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江淮官吏劄子

卷之二

劄子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論張子奭恩賞大頻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論河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論乞補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再論許懷德狀
論修河第三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契丹侵地界狀

卷之三

表啓書

謝知制誥表
揚州謝上表

再辭侍讀學士表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南京留守謝上表
謝宣召入翰林表
亳州謝上表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進新修唐書表
謝賜漢書表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謝石秀才啓
謝校勘表
上范司諫書
投時相書
與勾景純學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謝景山書

與郭秀才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與荊南樂秀才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祖擇之書
答李大臨學士書
答宋咸書
答吳充秀才書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卷之四

論

本論上

本論中

本論下

原弊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春秋論論上
春秋或問
朋黨論
縱囚論
卷之五
史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五行志論
五代史梁太祖論
五代史唐明宗論
五代史晉世帝紀論
五代史周世宗論
五代史職方考論

五代史司天考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書家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論一
五代史唐六臣論二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王進傳論
五代史一行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卷之六

序

外制集序

內制集序

蘇氏文集序

廖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謝氏詩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章望之字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楊寘序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送梅聖俞歸河南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詩譜補亡後序
韻總序
孫子後序
禮部唱和詩序
集古錄目序
思潁詩後序

卷之七

記

神宗御飛白記
御書閣記
吉州學記
相國畫錦堂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舫齋記
峽州至喜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偃虹隄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眞州東園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叢翠亭記

菱溪石記
浮槎山水記
游儵亭記
代樹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卷之八
碑銘墓誌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王公

忠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卷之九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薛質夫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渤海縣君高氏墓碣

卷之十

墓表祭文頌賦雅著附本傳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右殿班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瀧岡阡表
祭吳尚書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梅聖俞文
祭石曼卿文

祭丁學士文
會聖宮頌
跋唐華陽頌
秋聲賦
憎蒼蠅賦
怪竹辨
雜說三 并序
記舊本
讀李翔文

書梅聖俞藁後

文忠公本傳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一

太僕　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　瑞屏顧錫疇　評定
後學　文昭徐開癕　參閱

書疏劄子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

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情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始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壘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

今陝西之患正坐此

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

堪其困忿而出攻决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虜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

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强弱

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幷六世之强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

檀切

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揞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
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
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西人何爲而
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
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
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
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
榷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
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

大儒經畧之語

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討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

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

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渠汴使
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
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
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
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
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
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
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
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

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

郵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

操切事情之論

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
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
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
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
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
名言
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
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
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
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

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獘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强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屯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

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

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務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

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嘗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自茲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月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

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

旣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

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賣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將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茅鹿門曰覽此書反覆利害明切事情歐陽公之
時已具宰相之畧如此不可不知

便是開門通路手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

行之果斷也如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
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
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
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
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
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
之勢歲危此臣所謂用心雖勞於一歲不知求致治

五事

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言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行力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于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子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

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

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旦赫然奮威權以臨之

則舊制事皆辨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無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

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五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illegible]中見無功者不効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

指陳弊端深切明快

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

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搬送又苦道途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總上）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于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

門諝明切

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于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

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

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
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
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
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于盜賊惟
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　深切情事
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
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
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
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

天下之真才何患不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

速戰之說在下文故此不多及

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奪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

文忠所論正是制勝之着惜乎宋不能用

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
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
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
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䘏此可攻之勢也苟
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
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
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

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

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
愼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狗
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
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
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
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
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
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黜之吏政事必由
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

之人最深中

不能生事衆胥羣吏共爲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奸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

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顧瑞屏曰通達國體洞悉事機於漢可方賈誼晁錯於唐可近魏徵陸贄

徐文昭曰天下國家之經畧具焉千秋萬世之勒石備矣

一篇眼目

以疑自用作次轉入又細貫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

一層

伏

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
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
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
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
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
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
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
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

執中正是
杜富韓范
對頭小人

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
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
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
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
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
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
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
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

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

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得此一折文字愈奄沉摯悱切仁廟能不慨然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過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

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
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
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
復出祗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擇
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

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茅鹿門曰、好疑自用起眼目、以下六七層、委曲打出、如川雲、如嶺月、其出不窮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厚薄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動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于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雙串得妙

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

○嗟○惜○二○畨○有○味○

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節次瑩然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所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發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切直明快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

論水災疏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城都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潜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來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櫬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惻然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惶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

討話頭處徐有法

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

學入情

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著暴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

提綴明切

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蚤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羣兵窺覬陷於大禍

娍入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愼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大臣蚤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兒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

宋承五代及藝祖黃袍之变先此中外趄

感動

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
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
右然後文武羣臣奏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
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
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
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

議而歐公亦不得不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閒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蚤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茅鹿門曰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

疏漢唐所少

歸震川曰關繫國家大利害文字

便爾沉摯婉曲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更曲）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乘出降入語頭）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

感動處使人惻然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與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禦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

客情

妙

互相感發字字出於至情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內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

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歸震川曰披肝瀝血而談然使讀者愛其忠悃忘其切至則文章之妙也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何等激切感動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蚤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

徽杜漸、蚤爲裁損、取進止、

茅鹿門曰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顧瑞屏曰持世之文持世之識非氣節相尚者所

能辨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下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

下三段先折倒衆議

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齋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旨無見有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齋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

正議

法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

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

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水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

三段分辨明晳痛快以其所議合經典宜人情故也

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

得此一翻更明爽

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奸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于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喻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天下萬世之公論世廟亦引此以折諸臣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此後幾發）

（正議）

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illegible]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

人就人情不安處說發一翻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
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
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
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
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
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爲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反爲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茅鹿門曰據經論辨亦自精密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蚤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恊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歐公進諫善爲開牖納約所以能動人主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聽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又剖析聽言之術一番妙

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必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

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恩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illegible]

事若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說事剖析公每每妙此

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虫彼主疑）
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
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
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
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未論官幸蒙陛下寬恩（又得此二轉更妙）
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官非朝廷美

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歸震川曰前如遊兵使人入伏後如追兵使人風靡

茅鹿門曰至言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寛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向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

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
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
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
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切中）
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
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
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
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妙辨）
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